

鬼眼

之 阴阳先生

午夜时分鬼叫魂，阴阳不死诡异术！

崔走召

文匯出版社

黄皮子哭丧，祸及三代，阴阳不死之书，阴阳诡异之术，
阴阳师宿孽纠葛，解读生死谜题！

「我当阴阳先生的那几年」继百度上亿点击量后，实体书首次登陆地球！

鬼魂 阴阳先生

崔走召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鬼叫魂之阴阳先生/崔走召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496-0168-4

I. ①鬼… II. ①崔…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46441号

鬼叫魂之阴阳先生

作 者 / 崔走召

责任编辑 / 竺振榕

特约编辑 / 何静妍

封面装帧 / 姚姚工作室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版 次 /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650 × 970 1/16

字 数 / 265千字

印 张 /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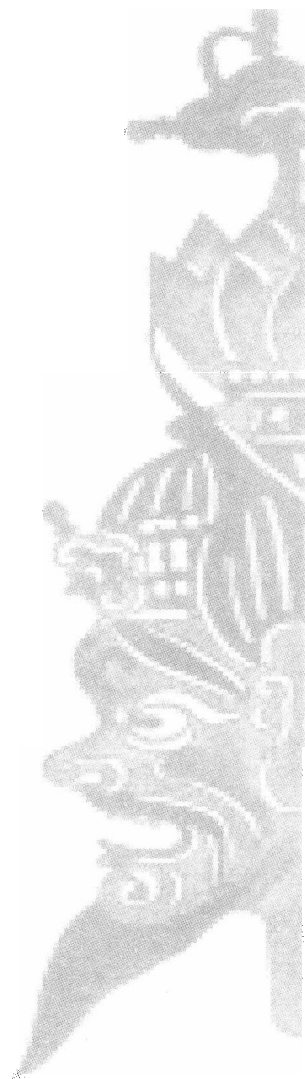
ISBN 978-7-5496-0168-4

定 价: 32.80元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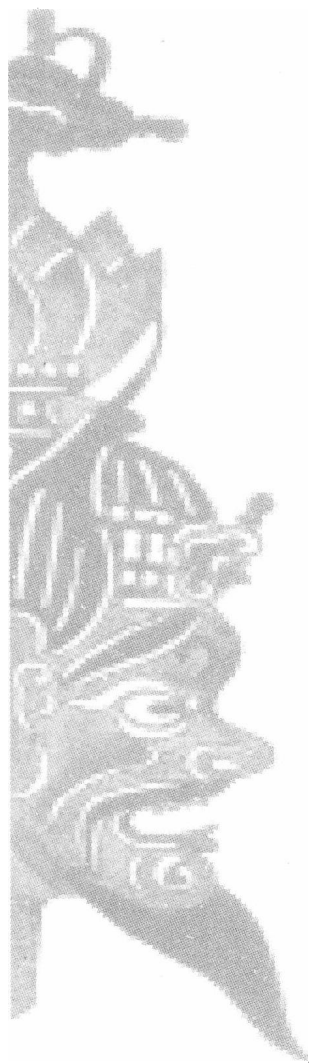
CONTENTS

序	001
第一卷 阴市老鬼	
第一章 黄米饭	003
第二章 夜哭丧	006
第三章 刘先生	009
第四章 喝阴酒	012
第五章 祸及三代	016
第六章 小白坟	020
第七章 催命鱼	023
第八章 阴市老鬼	026
第九章 鬼门关	029
第十章 三清书	032
第十一章 金鸡引路	035
第十二章 还魂路	038
第十三章 方醒	041
第十四章 恐怖高考（上）	044
第十五章 恐怖高考（下）	047
第十六章 涂镜召鬼	050
第十七章 乐极生悲	053



目 录

CONTENTS



第十八章	火车艳遇.....	056
第十九章	离合悲欢.....	059
第二十章	哭泣的哈尔滨.....	062
第二十一章	废人.....	066
第二十二章	连续跳楼事件.....	070
第二十三章	黄衣女鬼.....	074
第二十四章	明月大江.....	078
第二十五章	极阴极煞.....	082
第二十六章	卷舌提灯.....	087
第二十七章	情伤.....	091
第二十八章	夫复何求.....	096
第二十九章	怎么是他.....	100
第三十章	命孤之人.....	104
第三十一章	刘家兄弟.....	108
第三十二章	晦气眼.....	111
第三十三章	勺绞入宫.....	115
第三十四章	七日游事件.....	119
第三十五章	第二日拜错神（上）.....	123
第三十六章	第二日晚拜错神（中）.....	127

目录

CONTENTS

第三十七章	第三日 拜错神（下）	131
第三十八章	第三日晚 立筷子	135
第三十九章	第四日 僵持之局	139
第四十章	第四日晚 胜利在望	143
第四十一章	第五日 突生阻碍	147
第四十二章	凌晨 女人祸水	151
第四十三章	张雅欣	155
第四十四章	第五日晚 试胆游戏	160
第四十五章	第六日 迷藏（上）	164
第四十六章	第六日 迷藏（中）	168
第四十七章	第六日 迷藏（下）	172
第四十八章	前狼后虎	177
第四十九章	手背符	181
第五十章	二分之一（上）	186
第五十一章	二分之一（下）	191
第五十二章	第七日 遍体鳞伤	196
第五十三章	其实每个人都有故事	201
第五十四章	大学倒计时	205
第五十五章	旧面馆	210



目 录

CONTENTS

第五十六章	福泽堂文叔.....	215
第五十七章	见习神棍.....	220
第五十八章	狐狸or报应.....	224
第五十九章	铜臭vs气节.....	229
第六十章	金鸡钓夜狐.....	234
第六十一章	踏雪寻狐.....	239
第六十二章	诡异的影子.....	243
第六十三章	血破遁形.....	249
第六十四章	遁甲传人.....	254
第六十五章	本地狐狸.....	259
第六十六章	孰善孰恶.....	264
第六十七章	天性.....	270
第六十八章	胜利者的金冠.....	276
第六十九章	冤家聚头.....	281
第七十章	见鬼（上）.....	287
第七十一章	见鬼（下）.....	292
第七十二章	纸钱换命.....	298
第七十三章	倒计时开始了.....	304
第七十四章	民间救星.....	310



序

自古以来，所谓阴阳二字者，信则有不信则无，然则这一有一无之间便已包容万象。阳代表光明，乃寻常人肉眼可见之物；阴则属性黑暗，黑暗之中无有任何色彩，恐惧与未知出现，因此，民间口耳相传的神秘事件与诡异传说便随之诞生。

可以说，正是未知与真实相互 搓碰撞，方才造就了阴阳。阴与阳，真与假，有与无，组成了人类短暂的一生。

中国上下五千年，恒河变幻之间，沉淀下厚重的文化与传统，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随着时间的变化慢慢发酵，因为年长日久，而酿得无比甘醇。

或许你也曾经疑惑过：人生在世，从何而来又去向何处？身死之后是何等景象？鬼神之说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它们不存在的话，那何来鬼神的传说？但如果它们存在的话，又为何我们苦苦寻它不见？

也许，看不见的，未必不存在。也许，摸不到的，此刻正站在你身边。

三百六十行，末行归阴阳。人类的智慧永远没有极限，千百年来对鬼神的敬畏与探索，慢慢演变出一种职业，身兼这种职业的人行走于阴阳之间，世人称之“阴阳先生”。

他们身怀异术，可以说是人与鬼神之间的传话人。在中国的历史之中，阴阳先生这一职业真实存在过，在战乱年代一度走向了辉煌。今天，它遵从万物生息的法则，

慢慢走向了衰败。

不错，我就是一名阴阳先生。我和寻常人一样，在快节奏的大都市中努力求生。只是这门夕阳产业，让我不停地在生存和理想之间矛盾挣扎。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遇到过很多离奇诡异的事情，见过厉鬼，斗过妖邪，除过煞胎，对了，还帮人主持过一场看似闹剧的阴婚。

但更多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虽然拥有普通人无法拥有的能力，但也拥有着普通人都拥有的烦恼。如果非要在这个普通的故事中找出一些不平凡，可能就是此中涉及到的各种神鬼之说吧。

成长与成熟，是一个过程。以前我们听过的神鬼之说，往往是来自长辈或者书籍，传说中的能人异士斩妖除魔于民间，不食人间烟火何等的威风。可是等到我成为那些故事中所描述的奇人之时，却发现，原来一切，并不像书中所描绘得那般美好。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也许，那些故事被时间打磨后，都变美了吧。

当繁华落尽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将这些经历记录下来，也许时间的变换，这些经历也会被人们口耳相传，成为一个个荒诞离奇的故事。

所以，你准备好了么？

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章 黄米饭

我叫崔作非，胡作非为的作非。这个总被叫成“作废”的大名，让我我很不满意。据说按家谱排到我这代是“作”字，父母没文化，给我起个名字着实让他们头疼了好一阵子。最后父亲灵光闪现，拿本字典说，翻到哪页就用头一个字当名字吧。结果，是“废”字。母亲不干了，说什么不能让孩子就这么给作废了。于是，她当场就展现出东北女人的彪悍，父亲妥协了，他便又翻了两页，顺手指着一个“非”字说，那咱大儿子叫作非吧，长大后有非凡的作为。我的名字就这样草率地被定了下来。

接下来的事，大家可以当故事听，不用过于认真。

我的家乡叫龙江，一个位于齐齐哈尔市边上的小县城。听爷爷讲，龙江县过去叫做朱家坎，县旁的林子里有一伙胡子，就是土匪，和《林海雪原》里的座山雕性质差不多，现在这儿还留有以前炮楼改建的水塔。话说国家将乱则天必呈异象，爷爷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那年爷爷二十八岁。听他说，以前的冬天比现在冷好几倍。老话讲，腊七腊八，冻掉下巴。据说那时出门解手都要拿个小棍儿，边尿边敲，要不然就会冻上。

我们这儿腊八的时候要吃黄米饭，又叫黏米饭，是一种黏得分不出粒儿的饭，沾到下巴上很恐怖，也不知道留胡子的人怎么吃的。饥荒年代里，东北女人总会精打细算地留出宝贵的细粮，保证过节时能吃顿好饭，我的奶奶就是这样的女人。

以前我家住在一所厂房的大院儿里，一个院子有五户人家。白天爷爷出去干活，奶奶就在家收拾家务。这天腊八，奶奶拿出攒了大半年的黄米淘了一遍水。以前因为粮食宝贵，细粮基本不淘，能留下来多少就尽量留多少。家里好几口人，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米下锅，盖上锅盖。灶坑里的苞米杆烧得很旺，没多久锅里便传出了阵阵米香。刚刚晚上六点多，外面已是漆黑一片，没有月亮，凛冽的寒风把窗户刮得嗡嗡作响。雪被风卷着，往人脸上砸去，像刀刮一样疼。奶奶坐在小马扎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后来她对我讲，那天她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她这辈子也忘不了。她梦到一条黄皮子在她面前晃来晃去，怎么赶都赶不走。她很生气，正想捡石头丢那黄皮子……

“砰砰砰！”一阵敲门声把她给惊醒了。

“小崔嫂子，快出来，抓着个扒墙洞子的！”原来是对门儿老翟家的媳妇儿。所谓扒墙洞子，是当时的一种盗窃手段。那时院子都用土墙，挺高却不结实，小偷想翻墙而入，还有把墙扑倒的危险，有的毛贼便想出了扒墙洞的伎俩。那会儿家家养笨狗，可是人没有东西吃了，狗只能出去自食其力。有的狗一走就是大半天，晚上大门上锁进不了院子，所以土墙上通常都留着一个狗洞。这些狗洞也给了毛贼们可乘之机，他们趁深夜用铲子把狗洞扩大，钻进院子里偷粮食，或者下药把院儿里的狗药翻，拎回家吃肉。

想来这个贼也真是蠢得可以，刚什么时候就敢钻墙洞，结果被院子里的老翟头逮了个正着，估计这贼也是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吧。奶奶出门一看，只见老翟头把那贼死死地踩在地上，院子里净是看热闹的人。那贼使劲仰起脖子一脸惊恐，左右张望。他看上去40岁左右，脸尖得出奇，留着像耗子一样的小胡子，身上裹一件破破烂烂的棉袄，也不说话，只有那对贼溜溜的小眼睛忽闪着慌乱的眼神。

这时，爷爷回来了。望着地上的毛贼，他叹了口气。这世道人命贱如草芥，活着不容易。但是猫有猫道，鼠有鼠道，如今你落到我们手里就得认栽。不是那时的人残忍，确实是生活所迫，今天不杀他，日后他定会继续祸害这一带的百姓。于是，爷爷叫奶奶盛一碗黄米饭，再打一瓢凉水来。刚出锅的黄米饭散发出诱人的米香，毛贼闻到香味立刻来了精神，用鼻子使劲儿嗅，两只小眼睛不住地眨。

这时，大伙一起动手把毛贼绑起来。爷爷端着饭对他说：“不是不给你活路，只是咱们也快活不下去了。这年头谁都不容易，你吃饱就上路吧！下辈子托生个好人

家……”

说完，就掘了一大块儿黄米饭，蘸了蘸凉水，放到毛贼嘴边。那贼显然饿急了，脖子一伸，一口把饭吞下肚，还对着爷爷傻笑，完全没有意识到已经大祸临头了。

吃过黄米饭的人都清楚，饭刚出锅的时候温度非常高，几乎能赶上沸点的温度。黄米饭粘性大，夹起来一块儿一块儿的。蘸凉水后，表层温度和里层温度相差很多，吃到嘴里温温的饭吞到肚子里后，竟然能把胃烫个半生不熟。因此，这饭其实是贼的最后晚餐。

一碗黄米饭快要下肚，女人们纷纷回屋了。奶奶刚坐定，院子里就传来痛苦的嚎叫声，一声接一声，不绝于耳。许久，惨叫声终于渐渐变弱。奶奶吓得心疼咚直跳，一闭上眼睛就仿佛看到毛贼临死时狰狞的模样。骷髅般消瘦的脸上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张大的嘴几乎把脸撕裂成两半，要命的水蒸气源源不断地从他嘴里喷出来。

白 鬼 魂

第二章 夜哭丧

一小时后，爷爷回来了。他拍拍身上的雪，把饭桌一摆，招呼奶奶开饭。奶奶起身拿出碗碟、小咸菜摆在桌子上，又给煤油灯添了些油。烧酒早已温好，我爷爷就着咸菜喝了起来。可是，奶奶心里还在为刚才发生的一切惴惴不安。

爷爷看奶奶的神情，便放下筷子对她说：“瞅你这出儿，完蛋玩意儿！一个臭盲流子都能给你吓个够呛。”奶奶叹了口气，望了望窗外的雪，对爷爷说：“咋说也不应该整死他啊，怎么着也是一条人命呐。”

爷爷端起小酒盅一口喝下，然后说道：“你以为我想啊，这个盲流子多半是胡子放下来盯梢的。你想，他不是咱镇子里的，附近镇上的人都走光了，这突然冒出的大活人，不是胡子是什么？现在不整死他，他回山上说咱院儿还有黄米饭吃，胡子们一定会下来抢，咱这一年可咋过啊？”我奶奶一听胡子，冷不丁打了个冷颤。

解放前东北的胡子是地方一霸，一般只到地主或者有钱人家打劫。胡子下山前常常派一两个“哨子”先下山打探，看哪家吃得好，有“底子”。摸清状况后，再派一伙人下来抢劫那些有“底子”的人家。如果这些人老老实实地让他们搜还好，稍有反抗，这帮家伙杀个人跟玩儿似的。弄死你后就丢到大山里让狼啃鼠咬，家里人连个全尸都捞不到。很多地主老财都被胡子害得背井离乡逃荒而去了。

可到了当时那个年代，饿疯的胡子根本顾不上谁家有钱，挨家挨户搜刮，见米抢

米，见牲口拖牲口，当地百姓敢怒不敢言。虽说他们落草之前也出自穷苦人家，所以总会留口吃的下来，但是留下的粮食少得可怜，这点粮食怎么够过活呢？

正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谁手里有武器，谁就有说话的权利。人命如草芥，这样的日子我们恐怕也难以体会得到吧。

奶奶听到胡子的事害怕极了，颤抖的双手不知道该放在哪儿，只好抓着筷子小声地对爷爷说：“那如果胡子发现哨子被咱整死了咋办？咱们哪还有活路啊！”

爷爷喝了点酒脸开始泛起红晕，显然是有些热了。他把棉袄脱下来往炕上一丢，安慰奶奶说：“没事儿，我和老翟头还有四楞子把他扔后山上的雪甸子里了，明天清早尸体肯定早就被野狼野狗吃干净了。要是胡子看见，一定当是这损种还没下山就被野狼给掏了。这无凭无据的，他找谁去？明天咱们把粮食藏好。啥事儿都没有，放心吧。再给我盛碗饭。”

爷爷的镇定让奶奶心里踏实多了。爷爷累了一天，吃完就躺在炕上呼呼大睡起来。奶奶把碗筷洗刷利索了才上床，却始终睡不着，心里都是胡子的事情。直到大概晚上十点多，才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是奶奶更想不到的。

后半夜，奶奶醒了。她迷迷糊糊地下床，走到放夜壶的外屋方便。刚蹲下，她便依稀听到有哭声，而且是很多人在哭，依依呀呀跟唱戏似的。她激灵一下就清醒了，这大半夜的谁在院子里哭？她赶紧提好裤子，正想去窗户上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的时候，忽然有人从背后拍了她一下。奶奶猝不及防，吓了一跳，竟没有叫出声来。

她回头一看，一个老妇披麻戴孝跪在她身后。这个老妇尖嘴猴腮，漆黑的夜把她的脸衬得像纸一样惨白，可薄得像刀片一样的嘴唇又红得疹人。她伸出两只像爪子一样的手，紧紧拉着奶奶，指甲都陷到肉里了，哭着说：“我孙子命苦啊，你看没看见我的大孙子？”

“啊……”

奶奶终于尖叫出声。她奋力挣脱老妇的手跑到里屋，疯了一样摇醒爷爷。爷爷睡得正香，骂道：“喊啥啊？叫丧啊？”奶奶连忙跟爷爷讲她刚才看到的景象，爷爷听到外屋进人了，赶快起身穿衣服，从炕边抄起炉钩子就蹿了出去。可煤油灯一照，外屋哪有什么人。气得爷爷回头骂奶奶：“是不是有病？睡毛愣了吧你。”奶奶惊魂未定，拼命摇头。爷爷见奶奶确实吓坏了，就安慰她：“没事儿，你那是做梦呢。别老瞎想，回去再睡会儿吧。”

奶奶刚想说话，那淅淅沥沥的哭声又响了起来，而且一声比一声大，听声音加入的人也越来越多，仿佛从远处山上下来，专门在这里聚集似的。

再看爷爷，他已经脸色铁青，显然也听到了动静。两人对视了一眼，谁都没说话。爷爷壮起胆子往窗外望去，这一望不要紧，真把爷爷吓了个魂不附体。

一片黑暗中，院子里跪着几十个身穿白衣的人，个个披麻戴孝，带着尖尖的白帽，哭声就是从他们的嘴里发出来的。他们哭几声就向后山的方向磕头，再接着哭。大半夜的，寂静的院子里凭空多出这么多人哭丧，这场面简直骇人到了极点。

爷爷奶奶都被吓得可不轻，他们哪里见识过这场面！鬼魅之说本来也只在民间口口相传，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或者是父母哄小孩子睡觉时用的手段。现在亲眼所见，自然吓得爷爷奶奶乱了阵脚。

好在爷爷很快就缓过神儿，马上拉奶奶进里屋，把所有的窗帘拉上，又把为过年预备的洋腊取出点上，屋子里顿时亮了起来。爷爷拿着炉钩子望着奶奶，奶奶已经吓哭了，又捂着嘴不敢出声，在炕上把棉被抱得紧紧的。出于安全起见，爷爷不敢贸然出去，只是小声对奶奶说：“等天亮，再看看咋回事儿。”

到了大概凌晨四、五点钟，哭声渐渐消失了。一夜没合眼的爷爷偷偷往窗子口一瞄，院子里空无一人！又过了一阵儿，天蒙蒙亮了。爷爷壮着胆子来到院子里，只见院门紧锁，不像是有人进来过的样子。院子里的大黄狗直挺挺地死了，内脏被掏了个干净，血污混合了雪，已经被冻住了。

爷爷回到屋子里，对炕上的奶奶说：“今天你别乱走了，老老实实地在家呆着，我去碾子山一趟。”

我奶奶颤抖地问他：“咱们是不是冲着啥了？”

爷爷没说话。七点多的时候他把昨天晚上没吃完的黄米饭热了热，凑合着同奶奶随便吃了一点，然后背着一袋子高粱米和一坛子十几年的自酿白酒出门了。



第三章 刘先生

所谓的“冲着啥”是东北话，意思是犯到鬼神，现在叫“撞邪”。现代科学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在经历某一奇怪的事件后，当事人突然产生的幻想、幻视、幻听等症状。

世界无穷而人生有穷，很多事情我们穷尽一生都不曾亲身经历，那些道听途说的故事往往都有个模棱两可的结局。眼下，爷爷奶奶的这个故事，将会影响我的一生。这是后话，容我日后慢慢道来。

虽然奶奶很害怕，但是家务活还是要干的。她趁出门扫雪的时候问老翟头的老婆和四棱子的媳妇儿，昨天晚上听到什么没有，得到的回答都是啥也没听到。四棱子的媳妇儿问我奶奶咋了，奶奶便把昨晚的事儿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们。这帮老娘们儿听完后就炸庙了，这个说是闹鬼了，那个说是闹仙儿了，弄得奶奶越来越紧张。她们问奶奶我爷爷干啥去了。奶奶告诉她们，我爷爷一早起来就去碾子山请人去了。

碾子山，位于齐齐哈尔市西北部，是大兴安岭的余脉，那里最出名的要属神秘的蛇洞山传说了。相传光绪初年，一条大蛇从蛇洞山山顶钻出，探首至雅鲁河内饮水，而尾端还尚在洞中，足可见其身形之大。当时的俄罗斯人筑中东铁路时看见这条大蛇挡住了铁路，导致火车不能通过，于是就用火炮轰它。大蛇生气了，摆动身体溅起石头，当场砸死了好几个人。之后它再次回到洞中，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倒是当地的

老百姓把此蛇当作神灵年年供奉。

当年的碾子山脚下出了一位能人，名为刘树清，人称刘先生。这位刘先生专做死人的生意，在蛇洞山下的村子里开了一家棺材铺，十里八村仅此一家。刘先生家祖传一门手艺，据说当年刘家的祖先在蛇洞山的蛇洞里捡到了一本天书，所以老刘家世代能掐会算。到了刘先生这代更是了不得，专门儿为附近的穷苦百姓看风水、破煞、选阴宅，谁家有红白喜事，找他定日子准没错。非但如此，刘先生还精通驱魔降鬼之术。以前，这在那一片是出了名的，就连胡子土匪也要惧他几分。先生平日里乐于助人，经常免费给附近的穷苦百姓排忧解难。

可就是这么一位刘先生，却有两个改不掉的怪毛病。这第一个毛病是脾气倔，如果他看不惯你这个人，你说出龙叫唤来他也不会帮。再一个毛病是极度好酒，平日若无酒不欢。据说平日里从早醉到晚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就连出门帮人看地也是酒葫芦不离手。有人曾见过他自己喝酒却摆了两个海碗，而且还自言自语。后来才知道原来他饮酒后能“过阴”，于是他又多了个外号，叫做“醉鬼刘”。这个称呼并没有任何贬低的成分，而是形容他喝醉了以后能和鬼打交道。

我爷爷这次急急忙忙前往碾子山就是要请这位刘先生，前些年我太爷爷病逝后就是这位刘先生帮忙找的坟地。他和我爷爷臭味儿相投，都爱喝酒，那次席间几碗酒下肚，刘先生见我爷爷的酒量不次于他，大家又都是豪爽之人，便称兄道弟起来。丧事之后二人也没有断了联系，遇上逢年过节，两家一定会互相走动。

爷爷先到村子西边的赶车老鲍头儿那借了辆驴车，把东西往车上一放，就赶着车火急火燎地往碾子山赶去。那个时候还是土道，加之下大了大雪，驴车走得很慢，花了将近一上午才赶到刘先生家。刘先生的媳妇儿正在外面晾衣服，大老远就看见爷爷赶着车过来，忙上前去接他。由于平日里两家已经很熟，也就不外道了。她对我爷爷说：“小崔啊，今年咋来这么早呢？吃饭没？快进屋，咋没看见弟妹呢？”

爷爷把高粱米和白酒抬到屋子里，转身急迫地对刘先生的媳妇儿说：“大嫂，救命啊，我大哥呢？”刘妻见一向开朗的我爷爷这副神情，不用想一定是真出事儿了。于是她倒了一碗茶给我爷爷，让他先坐下。见我爷爷平静一些后她问道：“小崔，到底咋了？出啥事儿了？别急，慢慢说，你那死鬼大哥昨天又喝多了，现在在后屋躺着呢。”

于是爷爷原原本本地把事情缘由说给她听，她听完后也很吃惊。毕竟和醉鬼刘生活的时间长了，对这类事情多少也了解一些。